

《年少日記》卢镇业专访：独立少年的远去， 五分之一一个影帝的诞生

“庆幸我自己刚刚离开新手村而已。”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万里归来，已经行年卅七，小野（卢镇业）笑言自己年纪不小，“尤其是 Covid 将我蒸发了三年啊，三十五岁的时候，还可以骗自己只是三十岁多一点而已，现在我感觉已经到四十岁了，哈哈。”

只不过短短十年，香港里里外外都变得不再一样了，小野亦是。今年，他凭《年少日记》首次竞逐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，即是五分之一一个影帝，对手是梁朝伟和黄子华。距离影帝一步之遥，小野却形容自己起步比别人慢，只是刚刚离开新手村。

是一条怎样的新手村呢？在 2013 年，当时仍一边拍片一边兼职还学债的小野，就以独立电影导演的身份获艺发局颁发艺术新秀奖。那年，其实小野已经在某条新手村第一荣誉毕业，只是没想过，新手村外又一村，而他的电影路，往后会岔开几条跑道，有几个不一样的阶段。

投身社运，拍纪录片，做独立电影，是小野一直放在自己抽屉里的“年少日记”。但随着年月，经历跌宕，人生有些跑道已经堵封，他选择了继续做演员，专心朝着一个本位迈步，有时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但有时有得着靓衫。从幕后走到幕前，他拍电影，拍电视剧和 MV，还会拍时装杂志封面，拍商业品牌广告。

十年小野，大器晚成，一切变了又像什么都没变，以前那个甩皮甩骨的笨蛋少年，如今还在观塘那几幢工厦之间穿梭，而外面的世界，还是一样污烟瘴气。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是电影也是药引，是演员也是树洞

《年少日记》的上映时间并不是太理想，过去一年，香港经济拾级而下，人去楼空，市道淡静，本地电影的票房都不乐观，唯有将勤补拙，媒体访问、谢票都要密密做，一部电影上映前后至少会安排三、四十个访问，同时再有三、四十场谢票活动。不过，诸多记者及观众的提问，多少有点相似，要不断重复演绎某一些内容，却又不能让人觉得像录音机，或许，成为了他是否称职演员的考验。

“《年少日记》，我发现有很多都不是关于电影的评语，而是直接 echo 自己的个人经历，可能有七成内容都是讲述他自己的童年，他和他家人的关系，觉得自己现在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，失落了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些才是我在《年少日记》见得最多的文章，也是电影最大的回响。”

“过往的演出，譬如《中英街一号》《花椒之味》还有《叔．叔》，我其实不是很需要经历这种车轮战，通常是 main cast 才需要做这些联访。所以，今次《年少日记》的体验，对我来说也很新鲜。”他和阿卓（《年少日记》导演卓亦谦）很有耐性，两人尽量有访问就做，纸媒、网媒、自媒体什么都有。“其实不同媒体都有不同的性格，有它们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受众，譬如你会知道，有些只是需要拿电话拍一条片，要你一分钟之内快问快答。老实说，我是会看着不同的媒体和沟通方法，选择展示多少自己的不同部分。”

“但谢票就真的会重复一点，我和阿卓都要袋住起码十几廿个随时可以扔出来的法宝，逢一、三、五谢票说这些，到二、四、六说其他，所以都找到一些 excitement。”他接着说：“而且，每一次戏院散场开灯，你看到大家的样子，那种感觉都是不同的。别人给你什么，你就很自然会反映什么东西出来。”

虽说是香港电影业的萧条淡季，但《年少日记》既有不俗票房，亦有好评。但对小野而言，评价好坏都是其次：“过往几年，围绕一些热议的电影，都是争论它好看不好看，为什么好看，演员表现如何……但是《年少日记》，我发现有很多都不是关于电影的评语，而是直接 echo 自己的个人经历，可能有七成内容都是讲述他自己的童年，他和他家人的关系，觉得自己现在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，失落了的到底是什么。这些才是我在《年少日记》见得最多的文章，也是电影最大的回响。”由于电影是关于学童自杀、家庭暴力及童年创伤，小野形容，《年少日记》像是一道药引：“它固然是一部可被观赏的电影作品，但同时它会撩起很多人一些很底层的東西。”

如此类推，他自己也不只是个演员，还是一个树洞。“是的，通常 Tag 了我，或者 Send 给我的 DM，我都会看，都有回覆。有些是短来短去，就多谢支持那样，但如果你看到对方天心天肺写了几千字给你，我都会交个心出来，认真给一些回应。”小野续道：“有时候，谢票之后，大家会拍照合照，然后晚上我就会收到一些很长的 DM，说『我就是今晚谢票时的那个人』，他会告诉我自己内心最想说的是什么，而那些感受是很真实。毕竟这部作品我有参与其中，所以比较容易 Visualize 到他们那些故事。”

“原来大家都习惯了将一些东西藏起来。”他说。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一个在 MV 里面生存的人

其实小野拍过的电影不多，但成绩有目共睹。几年前，他已凭着《叔．叔》获提名金像奖最佳男配角，如今《年少日记》则问鼎最佳男主角。两度提名金像奖，外人以为对他的从影生涯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，然而，小野谈起这几年的近况，却有些无奈。

“通常 Tag 了我，或者 Send 给我的 DM，我都会看，都有回覆。有些是短来短去，就多谢支持那样，但如果你看到对方天心天肺写了几千字给你，我都会交个心出来，认真给一些回应。”

“《叔．叔》之后，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长进，我说真的。拍完《叔．叔》之后，就是《年少日记》，已经隔了三年。”他在心里翻翻年历，接着说：“其实《年少日记》是 2021 年拍的，打后多了作品吗？其实真的没有，我一直等到去年 12 月才拍《年少日记》之后的第二部电影，就是陈小娟的《虎毒不》。意思即是，拍完《年少日记》之后，直到《年少日记》上画，围绕住 Covid 的这两年有多，我都没有拍过一部电影，不过是有拍短片，有客串演出一些电视剧，譬如阿朗那部（陈健朗执导的《那年盛夏我们绽放如花》），还有最新那部《玛嘉烈与大卫》（《玛嘉烈与大卫系列丝丝》）。”

“以及拍 MV。”小野说。

“大家都会以为你有过提名，往后一定是戏接戏，剧接剧，那当然是没有的，《叔．叔》之后，我反而就是 MV 接 MV。”就在《叔．叔》和《年少日记》这几年之间，屈指一数，小野有份参演的 MV 作品，包括但不止于：陈奕迅〈是但求其爱〉〈社交恐惧癌〉；卫兰〈It’s ok to be sad〉；李幸倪〈企好〉；黄妍〈哀伤的作者〉〈反乌托邦三部曲〉〈异地书〉〈心的全部〉，吴林峰〈捱面包的人〉……等等。只可惜金像奖没有最佳 MV 男主角。

“过去这一段时间，我的所有演出之中，其实拍 MV 都占了八、九成。我就是在一个 MV 里面生存的人。”他不想说得太气馁，拍 MV 并非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：“应该庆幸的是，在百业待兴的这几年里面，香港的音乐市场，即是所谓乐坛变得蓬勃，所以很明显是多了资源拍 MV 的，对我们这些所谓演员本位的人来说，变相就多了练手的机会。”

“无论是做演员，还是做电影的什么部门都好，始终都需要练手，你停下来，就是停下来。”他说：“所以，不能说我离开了我的主业，因为我的主业就是做演员，当然，做演员最理想是拍电影，只不过是它萎缩了，那没办法了。没有戏拍的时候，虽然拍 MV 是一套有些不同的影像语言，但它没有让我离开演员的范畴。”

“庆幸的是，在百业待兴的这几年里面，香港的音乐市场，即是所谓乐坛变得蓬勃，所以很明显是多了资源拍 MV 的，对我们这些所谓演员本位的人来说，变相就多了练手的机会。”

然而，回顾这几年的港产片，经常都会看到某些演员面孔，尽管制作预算有限，他们的演出机会其实不少。但是小野呢，就没有。

“因为真是没人找我。”他苦笑。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“很老实说，我是真的没有经历过 —— 嗯，这部戏心地不好，所以我不想拍了。我没推过戏啊，我是真的没有遇过这些邀请。”小野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如果《饭戏攻心》找我，我都想演。但我自己都是个会省思一下的人，可能某些类型片的导演，看到我的时候就已经有距离，未必觉得我适合。所以，电影作品数量少，都是自己的功课，就是你过往的演出有没有限制别人怎么去想像你呢，或者其实你会不会真的只有那么多，所以就算让你去做也是做不到？”

“我也知道，对一般观众来说，我就是一张生面孔，我入行很久，但我仍然是生面孔。”他说：“这不影响我去选择做什么，或者不去做什么，纯粹是知道自己的演员位置在哪里。”

“近几年有开始被邀请去看时装展，或者去接触一些读 Fashion 的学生。我开始感受到里面的心思和心血，到现在我会接一些时装的东西去做，我会去学习 respect 那些设计意念是如何得来。”

他形容，自己并没有跟商业市场有着一个很有意识的距离，但卢镇业这个名字，直到今日仍然跟独立电影挂钩，难免让人觉得他对商业市场有所排斥。

“对了！对了！我就相信很多人都会像你这样去想，但有趣的是，什么叫商业市场？在小时候，我会对商业市场有多一些叽叽格格的想法，在我做幕后的时候，确实会多一些去想那些东西，但是到我真的专注做演员，开始去消化这个岗位，其实没有去想这部戏究竟是不是一个商业体制下的作品。”

他坦言：“对我来说，从我三十岁开始主力做演员之后，我的所有作品都是我所理解的商业片，《花椒之味》是商业电影，这好明显，《叔．叔》就有趣一些，开拍之前我以为它是好像崔允信拍的那种独立电影，但第一天我就知道不是了，我一进去（片场）是有场务的，有场务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商业体制的作品，起码不是跟艺发局拿 50 万资助拍长片。”

他忽然反问：“那你觉得《年少日记》是不是商业片？它不商业吗？它是不是独立电影？又不能说是独立电影。”因为《年少日记》是政府拨款资助的“首部剧情片”比赛得奖作，属香港电影发展基金项目。“它有商业发行，只不过并不是大众意义底下那种商业的电影而已。”

坦白说，在电影里看到小野的机会不多，至少不及这几年他出现在时装、化妆品牌的广告那么多。作为演员的生存之道，除了拍 MV 就是拍广告。“我 —— 我想，我最初也是有所抗拒，真的。都几记得，很久以前，有一次要化到妆容很漂亮，做一个时装杂志的情人节专题，我是有些水土不服。那时候就会想，唔，我是不是有必要这样做呢？真的有这样想过。”

“二、三十岁的年轻一代，比起电影，好像更会用音乐作为展示自己的场地。尤其是在音乐那边，你会见到他们的 vibe 不是以前那样子，不是『我不知道自己想怎样』，是『我想怎样就怎样』。我觉得现在的所谓青年状态是很活泼的，会有一种『有些事情并不重要，但我找到重要的是什么』。”

但是久而久之，从抗拒到慢慢适应，他的想法有了些改变。“我过往对 Fashion 的理解可能就是……是一些我不太懂的东西，很漂亮，但是那个漂亮，我未必知道是为了什么，我不太知道要追求什么。近几年有开始被邀请去看时装展，或者去接触一些读 Fashion 的学生。我开始感受到里面的心思和心血，到现在我会接一些时装的东西去做，我会去学习 respect 那些设计意念是如何得来。”他说：“我尝试这样去理解，为什么我会无故在影视以外，又突然出现在时装这部分。”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不再是浮浮游游的笨蛋青年

然而，如今有留意小野的观众，无论是看过《年少日记》、《叔．叔》，还是从陈奕迅的 MV 里认得他，都未必看过他以前执导的那些纪录片。“那很正常，只会愈来愈少机会看到。”他说。

跟十年前所追逐的电影路大有不同，小野坦言：“分别就是，我将自己其中一些跑道封了。对以前的我来说（导演和演员）是并行的，我在拍纪录片，同一时间我还做收音，做摄影，只不过是慢慢走下去，觉得想专注某些位置，那我就将某些跑道暂告一段落。我希望是暂告一段落。”

有没有机会重开一条跑道呢？“未有准备，我有自己写一些剧情片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我写得很慢，又不知道怎么在一个没有钱的状况下，找一个编剧过来跟你从头开始 build 一件事。前几年开始，有人叫我去报名『首部剧情片』，说我已经这个年纪，是时候要拍了。但是写不到，就是写不到。”他说：“只是纯粹觉得，我总有一天都会拍到自己的长片。”

十年前后，小野的另一个改变，是他离开了旧公司 Dumb Youth。当初陷入创作低潮，尝试从独立导演成为演员，继而签约麦曦茵，成为 Dumb Youth 的一分子。不过散聚有时，好几年之后，包括小野、林耀声、岑珈其、黄溢濠等 Dumb Youth 成员都相继离开，或者标志着大家已经不再是一个笨蛋青年的年代。

“他们几个是男团出身，跟 Dumb Youth 同时诞生，我是隔了两三年之后才跟他们走在一起。所以，虽然我老过他们，但我是他们的小师弟。”回想待在 Dumb Youth 的那段时期，小野形容：“其实那个相处不是真的那么亲密，但又不是很生疏。后期大家都全面转型做演员，就更有各自修炼的感觉了。我们彼此是没有什么机会在片场上碰面的，因为我们几个都没有一起演戏的机会。”他说，反而有种大家都散落在电影行业里的感觉，会聚在一起，就可能是公司有活动，或者在公司一起吃饭的时候。始终大家起点不同，路向和目标都不一样。“我猜你问我们每一个人，大家所描述的画面都可能有些不同。”

“再看看现在我所理解的青年，是否还是我们以前那种浮浮游游，不知道自己想怎样，但是又很 feel good 的形状呢？好像真的不是了。”小野想了片刻，说：“二、三十岁的年轻一代，比起电影，好像更会用音乐作为展示自己的场地。尤其是在音乐那边，你会见到他们的 vibe 不是以前那样子，不是『我不知道自己想怎样』，是『我想怎样就怎样』。我觉得现在的所谓青年状态是很活泼的，会有一种『有些事情并不重要，但我找到重要的是什么』。”

“虽然『杰青』去到四、五十岁都可以拿到，但是我自己就想，无论我是不是笨蛋也好，我真的不再是青年了。”他答道。

“但对于香港电影演员来说，我的成长速度已经很慢。”小野笑道：“如果我去到今天，都仍然跟十年前一样，那就大捻镬了。”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第五个名字

“年少日记，卢镇业。”

今届金像奖公布入围名单那一天，刚好是由交往多年的女朋友廖子妤读出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人选，卢镇业就是名单上的第四个名字。亲口读出卢镇业名字的那一刻，廖子妤激动得声音都在抖震。

“原来我入了行十几年，但我还一直像是待在新手村里。『年资』这回事，对我来说没意思，就算我说自己演了十几年戏，但其实我经验值很低，因为作品真的不多。”

提起那天的激动场面，小野嘿嘿笑了起来：“我想，我真正的感想，相信没人知道。”他接着解释：“当然，我第一时间的感受也是很感动的，特别是我看到她很感动，我也很感动。”且说，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，小野跟其他《年少日记》的伙伴都在阿卓家里，读出他名字之后，其他人都一拥而上。“大家都突然拥上来搂着我，但重点其实是『后面』才对，所以我的视线是离不开了她，我心想，你们阻捻住我呀，因为我很想见证廖子妤继续报第五个名字，那个人就是黄子华。”他说。

“众所周知，她是黄子华的超级粉丝，她为什么今时今日会在香港，我为什么可以认识到她这个人？就是因为黄子华。”廖子妤是黄子华影迷，应该不是秘密，她在不少访问场合都有说过。“但她最喜欢黄子华哪一个演出，就不是人人知道。那时候，我一听就明白她是有多爱这个人，她最喜欢黄子华演的角色，是溥仪。”演过溥仪的人，除了尊龙和梁家辉，其实还有黄子华。黄子华在 2002 年拍过一部内地电视剧《非常公民》，原名就叫《溥仪和他的五个女人》。小野继续解释：“更有趣的事情是，后来在另一个场合，有朋友告诉我，原来黄子华自己都认为，对他最深刻的一次演出，就是溥仪这个角色。是要真正欣赏他，真正爱黄子华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联系。”

“所以，我见证着她讲黄子华这三个字的时候，我是特别感动的。当你知道她从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已经很喜欢这个演员，然后因为这个演员，她不惜横跨一个大海来到这个地方生活，而我是因此认识到她，然后她报了这个人的第一次男主角提名。我觉得那个重量，是比起她报自己男朋友得到提名重太多、太多了。是好捻感动。”



小野（卢镇业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仍在活在新手村

言归正传，其实小野和黄子华都是第一次提名金像奖影帝，身边恭贺自然不少。他却显得有些心虚。

“拿了这个提名之后，我好像开始要面对一件事了。”他忽然说：“原来我入了行十几年，但我还一直像是待在新手村里。『年资』这回事，对我来说没意思，就算我说自己演了十几年戏，但其实我经验值很低，因为作品真的不多。”

“因为这个演员，她不惜横跨一个大海来到这个地方生活，而我是因此认识到她，然后她报了这个人的第一次男主角提名。我觉得那个重量，是比起她报自己男朋友得到提名重太多、太多了。”

“所以，现在是时候要离开新手村，要出去练功了。所谓离开新手村，就是我想我是要勇敢一点面对……早期还在演《暧昧》（麦曦茵执导的《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》）的时候，是真的有一种『我只会做这些忧郁男孩』，至于其他角色，我怕自己演不来，但不要紧，我可以很安分地做好这些忧郁的角色，因为我是经常都做，那时候一年都可能有三至四部鲜浪潮的学生作品都找我演忧郁小生。”他笑着说：“但现在真的不可以这样想了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《年少日记》都有一个都挺重要的意义，就是整理一下我以前是一个用什么方法去演戏的人？我就是没有去想，就这样演，尤其是演那些浮游、没想法的忧郁青年。虽然我演的时候，我很 feel good，觉得我跟我的角色很接近，但是原来是是不够的，经历完《年少日记》之后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不再是演这个角色，我会有一些限制。不能持续用这种演出方法。”如是者，拍完《年少日记》之后，小野开始补课，总共上了大概两年左右的演员训练。

不再是以前一派散漫、忧郁的笨蛋青年，或者去到某个演员的阶段，小野都显得有一些着急。“是很现实的，因为有些角色，你做不到就是再也做不到了。”他举了个例子：“曾经有段时间，有很多人喜欢找我演中学生，然后到有一天，开始听到有人在背后说，不要再说他演中学生了，他不行了的了。《林同学退学了》是我和谢咏欣演的，数加起来已经是七年前的事情。当初我还妄想自己可以演到中学生，但站在谢咏欣旁边（实不相瞒，两人相差十六岁），我真的觉得自己做到中学生吗？”

那时候，他就已经明白，自己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：“是做不到中学生的了，做仆街阿 Sir（在《林同学退学了》里的角色）就可以。”他感叹道：“演员就是你可以品尝那些角色的人生，如果我的戏不拍多一点的话，我可以品尝到人生会少了很多。趁我还是会在不同的演出里得到一些快乐……”

小野淡淡的说：“其实我也知道，总有一天（快乐）可能是会少了，都有听过一些同辈演员的分享，说现在再没以前那么有干劲了，那我就庆幸我自己还有很多感受，因为我刚刚离开新手村而已。”

[# 香港金像奖](#) [# 华语电影](#) [# 香港电影金像奖](#) [# 香港电影工业](#) [# 香港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